

紹定吳郡志

九

吳郡志卷第十九

吳郡范

成大撰

水利上

吳中治水之說多矣。丘與權單子發於至和塘及松江百瀆皆有記可攷。而近世郊亶暨其子僑及趙開論議措畫之說最詳。雖罷行當否自有一時去取。然亶僑考訂地里塘浦所在。至為纖悉。開之所治至今或有利者。其經之營之亦甚詳備。凡古今興廢之跡江海源委之道皆如指掌。恐歲久無所考。今得其說取其要者著于後。

至和塘舊名崑山塘。從古為湖。漚多風濤。本朝至道皇祐中嘗議興修。不果。至和二年始修治成塘。遂以年號名塘。有崑山主簿丘與權之記甚備。今採載之。

吳郡志 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

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由隄防之不利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田以產魚鱉其民病賦入之侵蝨相從以逋徙姦人緣之以邀劫行旅通益擅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

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
者亦繼繼度之皆以橫絕巨浸費用十數萬
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
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賦
之請今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
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擊荒梗浮傾沮
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
施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
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疾苦
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為崑山主簿始
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開田疇三曰復租賦
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其餘所濟非可
勝擬願約古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
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
之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協
於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於監司乃釅庸
元君實摠之粵十月甲午治後先設外防以

二

陳

過其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
焉春鍾所至皆於平陸其始戒也猖風號
迅雷以雨乃用牲于神至癸巳夜半雨息
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為有相之者始計
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
民力纜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
貫米纜四千六百八十石為橋梁五十二
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芟蒲芙蓉
是計其入以為修完料民之餘治小虞自嚴
村至于鰻鰓瀼治新洋江自朱歷至于清港
治山塘自山南至于東浚渚涇六十四浦四
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若瀼皆道而及江
田無洿瀦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
舖用柏合抱以為楹蓋古渠况今深數尺設
舖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耆舊莫能詳之乃
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為民
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
曰任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

乙未於是論請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區未紀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與權實區區於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為記嘉祐六年十二月立于乙未亭

沈氏筆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

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為

長堤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

計就水中以蘆條為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

一墻六丈又為一墻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蘆

條中候乾則以水車畎去兩墻間舊水墻間

六丈皆留半以為堤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

為堤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

日堤成至今為利詳沈氏所記蓋至和塘既

濟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至是始備岸未

壞也蓋立與權塘記雖作於至和二年而

立石乃嘉祐六年或是新塘成之時也

熙寧三年崑山人邨亶自廣東機宜上奏以謂

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蘇

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而終未見其利

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失行六得所謂六失

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崑山之張浦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詩

浦白茆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皆遠百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方其水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効也一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堤岸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堤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効三曰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於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浦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泄於江也何則水方汗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之水使入太湖不為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

馬本

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為蘇之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匯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窰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為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者足以使江之水疾趨於海而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本是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當漫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為田也故國初之稅總十七八萬石今乃至於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為田之過也是說最為疎闊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為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為田增十七八

萬爲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承二湖，崑山有陽城湖，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其闊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所謂邪塘、大泗、黃廣、夷亭、高墟、巴城、雒城、武城、夔家、江家、栢家、縵、鱒等瀆，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練塘等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堦甃之遺址在焉。故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爲名。嘗求其契券以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行其六得。曰：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跡，治田有先後之宜，興役順貧富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也。何謂地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爲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于海，之滬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堰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低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熟，爾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堰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爾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爲人所見，而穉復重，高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穉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何謂古人蓄泄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堰身，堰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熟。

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堰門、沙堰門、吳堰、顧廟堰、丁堰、李堰、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堰。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堰身之東，灌漑高田，而又為堰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堰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堰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堰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闕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碁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於江，又為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

吳棟

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為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者，因利其浦之闊，攘其旁，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堤，以為溼。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為小溼，命之為某家溼。某家溼者，皆破古堤，而為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湮，而流遲，溼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隳月壞，遂蕩然而為陂壩，以蓄水，而海益一。壩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既如

故古人之遺蹟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
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役堰豬水以
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
其間以浸潤之立堰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
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
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
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蹟或五
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
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堤岸使塘浦闊深而
堤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
之害也堤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擁而必
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
窰子浦而決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
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
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
旱之憂然後做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
清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
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

楊潤

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
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
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
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
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
於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
之何田之不可興也

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
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畸三分
去一以為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
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
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
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
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
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
常失三四十萬石之租又况因水旱而除
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
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

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
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也何謂舍姑
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
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
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
之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
百萬之民已嗷嗷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
之興役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
匱乏疾癘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於平歲
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
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
以使民民忘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
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所以養之之道使
躋於庶但務其姑息之末使至於飢餓而
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調之故上乏而下益
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
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利豈可區區計
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上卷

亶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低田

高田之法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三論

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四論今來以

治田為先決水為後五論乞循古人遺跡治

田六論若先往兩浙相度則議論難合七論

先詣司農寺陳白則利害易明

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

法者昔禹之時震澤為患東有堽阜以隔截
其流禹乃鑿斷堽阜流為三江東入于海而
震澤始定震澤雖定於環湖之地尚有二百
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
與江湖相連民漑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
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

不能疾趨於海其地亦在江上與江
以爲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上與江
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漑而地勢又
湖之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
之何而地常有水患而古人遂因其地
下井而爲田其環湖畀下之地則於江
塘以分其勢而綦布之有圩田之象焉
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
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闊
者蓋欲取土以爲堤岸高厚足以禦其
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
專爲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堤
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
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
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
入於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
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
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引以灌漑
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漑
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以引高
地近於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
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漑故亦於
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爲一
又五里七里而爲一橫塘港之闊狹與
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一且堽阜之地高
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
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
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
於壟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
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也至於
關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於
西流之處又設壟阜之地皆可耕以爲
旱之歲壟阜之地皆可耕以爲田比古

木而欲之水又不復黃河得也今二江已塞而
一江又淺儻不完復堤岸驅低田之水盡入
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
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於蘇州而已也此
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墮
民不相率以治港浦其港浦既淺地勢既
公於海者則海潮不應必於江者又因水
隄防隳壞水得豬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
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虞又
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堰門而不能蓄
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
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堰阜之田已乾
枯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
湮沒淨盡則堰阜之田幸得一大熟耳此蓋
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堰門以蓄
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由也故蘇
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
水田近於城郭為人之所見而稅復重旱田
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只論
治水而不論治旱也論自來議者只知
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
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決其
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擢紳下至農
田之匹夫謀議擘畫三四十年而蘇州之田
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
轉運使王建議謂蘇州民間一槩白水至深
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
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脩作塍岸縱
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又緣
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功不
智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
治及不曾立定遂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
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槩例勸導逐
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
民間所鳩工力不多蓋不能齊整借令冬
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

當其時都水監立下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
循末嘗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
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却將臣下項壁畫修
築堤岸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
效也議者或謂曩年具及知華亭縣常率逐
段人戶各自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
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
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
田地連埋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
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論三
五年間尚又堙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
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堤岸高者七八尺
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檣籬或二
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洗蕩動有隳壞
今若以華亭之法而治之或水退之後一二
年間暫獲豐稔蓋不可知求其久遠之效則
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
則不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之以一家之法而

三

蘇州

治一國也其規摹法度則近之至於措置施

設之方則小大不可同也

欲開通諸天浦盧瀝浦松江諸匯并決水入

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

之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

不行蓋水勢湍急却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

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臣今究窮得

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

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若諸鄉父

老而已况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若諸鄉父

生長鄉里出為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

智未必過於蘇仲淹葉清臣况范仲淹葉清

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

知伏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誤

朝廷候勅旨

論今來乞以治田為先決水

為後田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

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若揔而論之

則難漫而難行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

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
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
里今若於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
而為一縱浦七里為一橫塘不過為縱浦二
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橫塘十七條
每條長一百餘里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
五千約用二千餘萬夫至和開山五塘
四尺五寸三寸六分五厘四毫三絲二忽
言之則瀚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
河四千里而言之為五年每年用夫四百
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
十萬三分去一以為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
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雇半月計得
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以上項四百
餘萬夫分為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
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為六箇月逐縣每
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

一三

馬長

六萬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只役
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日將二千
二百人又為兩頭項只役一千一百人開河
六十六步縣有大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
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
治日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
項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
約而易治也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
隣州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既浚矣隄防既
弋矣則田之水亦高於江江之水亦高於海
外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或開壘溼浦皆
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由者先
也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然後又究五堰
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
不能為一州之患也此台水田之大略也
士田今昔之異也五州之患也此台水田之
六州之患也五州之患也此台水田之
不使民田之患也五州之患也此台水田之

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港浦。以
畝引江海之水。及設堰門。以蓄春夏之雨澤。
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臣論乞循古
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蘇州水田一節。
罷去其某家溼。某家浜之類。五里七里而為
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
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
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為田之害。堤岸高厚則
田自固。而水可必趨於江。今具蘇州秀州及
松江松江公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溼堰門之
數九。臣所能記者。摠七項。共二百六十五
井。臣等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
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
三十二條。一具。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
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
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
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
橫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
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
而為至和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松
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折浦。
隗浦。顧匯浦。養蚕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
石曰浦。直浦。分桑浦。內薰浦。趙屯浦。石浦。道
謁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直浦。南里浦。浮
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蓋頭浦。
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
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
浦。蔡浦。下駕浦。洪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
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溼
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任
浦。松江比橫塘二條。浪布橫塘。至和塘。已上
松江塘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
闊其塘浦。高其堤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
治。遂至隳壞。每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岸。並沉
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
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此

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肇畫並當浚治其浦，
修成堤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
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
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
十二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
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為風濤
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
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
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
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
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真義浦朱
塘浦界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
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
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官
瀆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內更
不再出在此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
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
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

十五

三

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
有司馬涇季涇周涇小蕭涇大蕭涇歸涇吳
涇清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
私決即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決之類是也。
今並乞廢罷只擇其浦之大者闊開其塘高
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橫塘北則或五里十里
為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
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
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
條西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為一
橫塘之跡也。但目今並皆狹小非大段塘浦
蓋古人之橫塘墮壞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
決相雜於其間即臣所謂某家涇某家決之
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所謂某家涇某家
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闕墓涇楊涇米涇界
蠡涇南湖涇一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
涇吳塔涇尚涇川涇黃土涇圍涇廟涇卞莊
涇新橋涇黃母涇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

溇溇楊溇王婆溇高姚溇蘇宅溇蠡溇皮溇
廟溇永昌溇野長溇譚溇墓門溇已上常
塘兩岸橫溇三十三條蓋記其畧耳今但乞
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岸除
西岸自肇畫為圩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
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棊布以為圩自
近以及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
矣一崑山之東至木倉堰身九三十五里兩
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
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為朱溇塘
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為風濤洗
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
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
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溇崑山塘北有塘
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
黃剪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溇塘張
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已上塘溇十八除新洋
江下駕浦曾經開浚餘並未嘗開浚今河底

天

其

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天雨稍闕則更不通
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滄沒今並乞開浚
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跡九三
項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來浦北
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百
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
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江
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鷄
鳴塘練祈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謹
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
盤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
魚浦上澳浦下灣浦蘆子浦滬瀆浦釘鈎浦
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葶浦爛泥浦松江
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顧浦桑浦大黃
肚浦小黃肚浦章浦樊浦楊林浦上河浦下
河浦仙天浦鎮浦新華浦陸浦秦公浦雙浦
大場浦唐章浦青州浦商量浦橫塘二條
鳴浦練祈浦已上塘浦四十條各是畝引江

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於此諸浦決泄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今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堰身之東至茜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大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祈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堰門及塘洪約五十餘條臣能記其間灌溉之意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於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涇半徑塘青堰橫涇五家堰橫涇鵝頭塘支涇揚墓子涇茜涇東之塘及堰門等二十五條方秦塘錢門塘劉塘張堰門薛市門黃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堰門顧堰門廟堰門岳涇李堰門丁堰門湖川門黃涇社漕塘雙鳳塘研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堰身已東塘洪門堰共三十三條南北

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灌溉高田東西者橫貫三重堰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浚之大者則置閘門或置堰而下為水函遇大旱則可以車戽諸湖之水以灌田失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灌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於平時則瀦聚春夏之雨澤使堰身之水常高於田不須車戽而民田足用一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七條自松江下口北繞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崑山則為八尺涇花甫涇在常熟則為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謹具下項松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白浦卹涇浦戚崇浦羅公浦松江口下北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及浦下田浦塌浦上來浦下練祈

浦挑源浦練祈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挑浦
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揚林浦
潮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
錢涇浦滋湖浦吳泗浦鐫脚浦下六河浦
洪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崔浦高浦許浦
浦干步涇耿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
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涇
橫塘福山西橫塘以上必海港浦共六十條
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揚子江水灌田各
開入壘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間作橫
塘一條通漕諸浦使水周流於高阜之地以
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
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
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
水既被低田堤岸隳壞一時漫流豬聚於低
下平闊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
肯速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浦之年決之

則暫或東流爾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淤
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
肇畫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岸防水
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衆人所
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善常而求異忽近
求遠而反謂做岸固田浚塘引水之說為淺
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
田旱田不始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略以上
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摠二百六十四
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
低田則開其塘浦高其堤岸以固田其高田
則深浚漕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
古人固田灌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
闊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汕積水也更不計量
其遠近如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
者十數以夾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
興工役費國家三五萬貫石而大塘大
浦終不能抽水其塘浦之差不算開

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槩為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可痛惜臣竊思之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也然自國朝繞御已來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小大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決治係低田則高作堤岸以防水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堰關以蓄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後二項非要切不錄置之書甚多今獨摘其要者錄于此置既累土其說五年九月許詣司農寺陳白寺以其說為聞詔以置為司農寺丞提領兩浙路興修水利六年置以其說鑿板備下州縣許諸色人者詳合議焉初置言蘇州水利其書與圖大抵以為環湖之地稍在常多水沿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碁布之置所能記者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堤岸廣用十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為朝廷始得置書以為可三年而蘇之田治矣

一九

卷三

行遂真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置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為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

有旨郊置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
具利害聞奏人皆驩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燈
吏民二百餘人交入驛庭喧闐斥罵燈悉蹂
踐驛門亦破置僕頭墮地一小兒在旁亦為
人所挈前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標遷圩地
至是諸令鳴鏡散衆遂罷役置追司農寺丞
送吏部流內銓

水利下

亶既没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亦

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略

僑書大畧云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

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
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畎畝
之患是以年歲多豐稔唯長興中
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劇
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岳不究堤岸堰閘
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
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
去古既久莫知其利害營田之局又謂開司冗
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流決之理無以考
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
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
與夫水原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
受命而來耻於空還不過遽採愚農道路之
言以為得計但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
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
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

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沒腹內良田今若就
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
田瀾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
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
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
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
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抑回所以皆聚於
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
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渚為謬論
矣又况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
郡而下出領阪重複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
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
丹陽丹徒諸色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入
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
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
興以入太湖即古所謂震澤之昔禹治水凡
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
松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於昔又為權豪

北一

未

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
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
習斷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
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
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
蘇湖常秀之間陂淹浦港悉皆瀾漫四郡之
民惴惴然有為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
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
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於畏
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
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策而不
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
究治五堰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
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于西江潤州治丹陽
練湖相視大崗尋究函管水道決于北海常
州治宜興隔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
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
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又於蘇州

治諸邑限水之制關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
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
吳松江官司以隣郡上戶熟田例數錢於
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開之其諸江湖風
濤為害之處並築為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
濠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涇北以漸築為
堤岸所在陂澮築為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
港浦仍置乾枯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
田高壤障得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
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
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
害矣此前所謂旁分其支脉之流不為腹內
畎畝之患者此也水為東南患其來久矣獻
其端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
浦為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圩為
說止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
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効若止於浚涇
作圩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

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
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効亦有其說若
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
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縣之新安浦顧
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縣之許浦梅里
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
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
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
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
五卸堰使水趨於揚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
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
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
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開以防江潮而不
知浚流以泄沙漲故有堙塞之患雖知決五
卸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
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墾
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
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

二者之說相為首尾則可盡其善某所乞開
崑山常熟縣之菑涇等浦必置堰閘者且以
菑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
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
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文具所開
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面為
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為丈尺不問高下而勻
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
兼又浦口不置堰閘賺入湖沙無上流水勢
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菑涇等浦須置堰
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叅政仲淹
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菑涇等浦亦皆有閘但
無官司管轄而豪強耆保利於所得不時啓
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
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以久而無弊某所乞復常
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
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
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

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
道所障其水滯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
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先乞
開菑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
望亭閘俾水無西徇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
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
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
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某
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比入
於揚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
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
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堤岸以
防水勢故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
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
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
又不曾高其民田圩岸以為隄防則決堰未
多而民田已沒某嘗論天下之水以十餘率
之自淮南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

為逆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四大，由宣歙而來，至于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入鎮於震澤。震澤之北，得見今止，似江又復淺，汗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流，多開港，港姓上流，出之水不能徑入于海，支分派，自三十餘灘，北入吳郡界內，即生父比部，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終於崑山常熟兩縣開導。一洲修築下埠，然上流不息，諸水頗湊，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埠，必有衝蕩。蓋沿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比入揚子江外，其餘皆連接平江湖，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言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更相度，以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開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

古

卷六

水竇以防仁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埠亦免風波所破。東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而東，至于海，又泫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泫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久患害。考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皇中始移於橫山下。唐正觀中復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乃隋時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絲以地勢卑下，泫江邊海，有為堤岸，以防過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之海鹽，今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再開，疑即僑今所謂開鹽鐵塘，以泫吳松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今歸某築甬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

不專於河而築堤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為
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岸
塘堤不唯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
兩州之曰乃可墾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吳
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
松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
湊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
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効漢唐以來堤
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
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
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
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
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
目無際所以風濤一可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
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瀦之餘其
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况五縣積水中
所謂湖濱噴淹若湖則有陂山湖練湖陽城

奎

徐洪

湖巴湖昆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瀆則有大
泗漚斜塘漾江家瀆百家瀆鰥瀆瀆瀆則有
龍墩瀆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緒墩淹金
涇淹明社淹僅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
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
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
其水復於隄防四傍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
之年足以瀦蓄湖瀆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
而水田之圩埧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
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
車畎之利其餘若斜塘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
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
田皆可相視分勤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埧
開導涇浜即前所謂湖瀆三十餘處者往往
可治者過半矣某聞江南有萬春圩吳有
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坐收
助國用邇氏再世有水利之學雖不能

必可待然用心甚專為說甚詳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指焉

元祐中嘗與人單諤作陽羨風土記專論單子發荆溪吳中水利其說本專為荆溪橫塘百瀆之塞以及於松江震澤之水勢其略謂荆溪受宣歙蕪湖江東數郡之水行四十五里至震澤古人以溪流不足以勝數郡奔注之勢復於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分之名而摠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綿亘四十里以貫百瀆而通瀕湖諸鄉阡陌之水蓋橫

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荆溪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抵松江由江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為吳中害今荆溪受數郡之水不少減而百瀆橫塘大半堙塞又蘇湖常三州之水潴為太湖由松江以入海慶曆二年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松江長堤界於江湖之間隄東則江隄西則湖江之東即大海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

水乃遏以長堤。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松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塞。芟蘆叢生隄傍亦沙漲爲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逋失者不貲。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芟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漲泥。鑿吳江堤爲木橋千所。以通陸行。隨橋礮開。芟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繇華亭青龍以入海。則三州無水患。又以

七

命其

陽羨言之。臨江數里。皆民廬。墓今皆在風波浩渺中矣。風靜水澄。樹根磚石畢見。官能於農隙率清泉祠山君山三鄉瀕湖植利人戶。尋百瀆與橫塘舊界。牌分力開通。遇歲大水則可疏荆溪交合之流。順注震澤。若歲大旱則可引百瀆及橫塘之水灌漑民田。雖有水旱豈能侵歲哉。諤又有書名荆溪集亦載此說。時蘇文忠公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弗果。

政和六年四月

御筆訪聞平江府三十一

自古置閘隨潮啓閉歲久湮塞遂致積年

患仰莊徽差戶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

驛券遞馬赴尚書省指說徽郡守也

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爲低下六州之水注

入太湖而平江地勢自南直北至常熟縣之東入

于海而平江地勢自南直北至常熟縣之東入

自東止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

水面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泛濫其中平

江之地雖下於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

處謂之堰身堰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

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乎其

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此疏

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

先也港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

今瀕海之田懼鹹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

潮裏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浦堙

塞之由也堙身之民每關雨則恐裏水之滅

不給灌溉悉爲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

遇潮至則於浦身開鑿小溝以供已用亦爲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謂
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
浦區為三等上等等工大而利博在前所先也
中等工實可減上等等工二下等間於上中
之謂或自大浦而分枝別派工料之數又少
損焉其置閘篇曰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
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頓議
開通地里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
十六浦中尋究得古曾置閘者纔四浦惟慶
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
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近裏未免易墮治
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
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
之潮日兩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
浦深則浦水湍瀉遠地積水早潮退定方得
徐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元未流入江海
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減退
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即啓外水無自
以入裏水日得以出其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
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於堙塞
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
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
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滙而無入
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
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
沙淤積假令歲事浚治地不遠易為工力
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既已通流則泛
海浮江貨舡木排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
或欲住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開為
限拘收稅課以助歲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
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
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遇
關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之
地膏腴莫美於水田水田利倍莫盛於平江
緣平江水田以低為勝昔之賦入多出於低
低鄉之田為積水漫沒十已八九當特

左

非

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良今田圩始盡
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
水盡奔常熟遇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
亦然正如盛孟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嘗
陟崑山與常熟山之巔四顧水與天接父老
嘗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
岸圍累民田車畎以取水底之地是弃良田
以與水也况平江之地低於諸州唯高大圩
岸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裹田非
謂得能以播殖也將恃此以狹水之所居耳
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至和塘也常熟
城一百五里通往來者常熟塘也二塘為風
浪衝擊塘岸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風往往有
覆舟之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
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裹低田使位位相
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
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往來之水治之
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

容治之終也昨間熙寧四年大水眾田皆沒
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鎮晏淘湛數家之圩
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此亦築岸之驗目
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小塍岸圍累
已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
築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為之必官司借貸錢
穀集植利之眾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畝
或二十畝地之中弃一畝取土為岸所取之
田令眾戶均價償之其貧借錢穀官為置籍
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
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
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二浦見今
深闊水勢通快不須開治雖三十二浦崑山
十有二謂掘浦下張浦七丫浦茜河浦楊林
浦六鶴浦顧逕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琅港
浦常熟二十有一謂黃浦奚浦西陳浦東
陳浦水門塘崔浦吹逕浦魚潭浦邬溝浦
浦塘浦高浦余涇浦石壘浦陸河浦北浦甘

漕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黃鶯霖既上

其說是歲九月奉 御筆差趙霖充兩浙提

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水其開浦置

闡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旋開治更不候保

明先次施行去農隙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

見上殿疾速發赴新任水患日久占壓良田

甚多一方受弊應有前後違礙並依今來指

揮合用錢米并辟官置司等令趙霖速具畫

一聞奏奏報並入急遞於入內內侍省投進

三十一

徐明

仍差童師敏充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復

條具事目以聞悉依 御筆違者以違 御

筆論諸路監司州縣如有稽慢闕誤以違

制論其合用錢米越州鑑湖封樁米支撥十

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本錢十萬貫如闕

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樁錢貼支并降空名

度牒二千道出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告各

伍拾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為名別立價

直將合用工料召有方戶備錢米官為募

鹽部開修候畢工計實用錢米細直給告或
給空名許令變賣並與免勘會有無違礙書
填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置局所奏辟官
不拘常制直牒指差理爲在任月日不許辭
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
得赴部磨勘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當公
事文武官各四員准備差遣檢踏官共四員
所用材料木植專辟使臣三員分往淮南江
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并辟置監轄造堰閘
官俵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覆工料官點檢醫
藥飯食官等員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理
須旌別以示勸獎特於提舉常平司歲舉官
數外改官從事郎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
二員積水之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暫
添差縣丞一員今來開修平江諸浦緣常湖
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據所役人夫先
於平江府諸縣雇募如闕即分那下常湖秀
州雇募森林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

築常熟塘岸一條隨岸開塘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日罷華亭縣青龍江自白鶴匯開修至艾祁塘口長十三里面闊十五丈底闊九丈深一丈二赤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江陰縣黃田港自捺挂橋開修至港口開長二十里有畸面闊六丈五赤底闊三丈深七赤通役六萬四千八百工真山縣茜涇浦自太倉塘斂口開修至青堽坊北長三十四

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三十一萬工堀浦自上源開修接至練新塘長十二里有畸面闊三丈底闊二丈四赤深三赤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常熟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雉浦塘口出梅里塘長二十三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役二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黃泗浦連小山浦開修至湖口長七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尺通役十二

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瀆五十八條長六十二里十七丈面闊二丈五赤止一丈底闊一丈七赤止九赤各深五赤通役十萬一千一百餘工築常熟塘岸一條長六十二里有畸其已築岸一萬三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岸長四千七百三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岸

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細五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五丈深八尺通役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爲田仰趙霖相度措置召租限一季了當具便民利害圖籍歲入以聞霖又應詔爲之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工修築錢涇口止藕蕩村

大岸長五百八十二丈脚闊一丈五赤面闊
一丈二赤高六赤開修張墓塘北徹小山浦
長五百四十二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
赤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口止本縣市河長
二千八十一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
開修顏家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
面闊三丈底闊一丈五赤深七赤砌造小山
浦口啓閉泄放水勢斜門二所又圍裹華亭
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泖中心

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闊十丈水
深三赤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六赤顧亭泖心
開十字河共長一千五百二十九丈五赤闊
七丈水深四赤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各六赤
止七尺及開陸家港小河長二百丈闊四丈
水深三赤築岸高闊六赤宣和二年八月十
一日詔旨罷役勾收人吏送平江府右獄根
據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
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

田等名色十九種焉

吳郡志卷第十九

吳郡志卷第二十

吳郡范 成大 撰

人物

春秋吳公子慶忌王僚之子以勇聞於世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追之駟馬馳而不及射之接矢而不可中僚死出奔闔廬得要離用之爲離所刺

被離吳王闔廬之臣楚白喜旣入吳伍子胥言於王以爲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喜伯州犂之孫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怜同憂相救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應視虎步專功擅殺性不可親也子胥曰不然竟與共事喜卽伯嚭也

要離吳人闔廬憚慶忌在鄰國有萬人之力恐合諸侯以害吳伍子胥乃進要離曰離雖細人有萬人之力嘗見其折辱壯士椒丘訢於友人之喪席訢怒須臾往攻離離至合誠

妻曰我爲勇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
患瞑必來第勿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
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
卧無所懼訢乃手劔挫離曰子有當死之過
三子知之乎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
不關閉二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
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
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吾辱子於千人之衆
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

二

六

不肖也前拔子劔手挫挫吾頭乃敢大言三
不肖也有三不肖而威我豈不鄙哉於是椒
丘訢投劔而歎曰天下壯士也臣所聞要離
若此吳王見之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
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
不盡力吳王默然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
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聞於世今子之
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
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

必信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
取其妻焚弃於市要離乃奔諸侯以無罪聞
於天下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王子所
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
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
忌信其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
離力微坐慶忌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
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捩其頭於水
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
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豈可一日
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可令還吳以旌其忠
於是慶忌死要離渡江愍然不行謂從者曰
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
君之子非義也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
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乃自斷手
足伏劍而死

吳太子友故夫差太子也夫差將伐齊令國中
曰敢諫者死太子友知齊有忠而不用太子

嚮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羅尤乃諷諫王清

旦懷從九持彈從後園來衣袷履濡王恠問

之太子曰適遊後園聞秋蛩之聲往觀之秋

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撓長吟悲鳴自以

爲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褻其

形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徘徊

枝陰跼蹙微進欲啄螳螂黃雀但知伺螳螂

之有味不知臣挾彈飛從九而集其背臣但

志黃雀不知空墮其旁陷於深井臣故袷體

四

馬良臣

濡履焉大王笑曰天下之愚也但貪前利不

覩後患太子曰愚復有甚吳徒知踰境征伐

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

中天下之危莫甚於斯王不聽

壽越吳子壽夢臣魯襄公五年使于晉請聽諸

侯之好晉人遂爲之合諸侯魯衛皆來會于

善道

季扎吳子壽夢子諸樊之弟諸樊既除嚮將立

季扎辭曰昔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威子威

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扎雖不才願附於子威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家而耕乃舍之扎遂爲吳出聘諸侯以通嗣君至魯說叔孫穆子知其不得死遂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至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至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必思自免於難初使過徐君徐君好季扎之劍口弗敢言及還徐君已死解其劍繫之冢樹由是扎賢名聞天下其卒也孔子書其葬處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今傳於世

蹶由吳子餘祭之弟魯昭公五年楚伐吳蹶由犒師楚王執之將以釁鼓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言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言曰克可知

也君若驪馬好逆使臣滋敵邑休息而忘其
死亡無日矣今君奮馬震電馮怒虐執使臣
將以豐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
爲一人使臣獲豐軍鼓而敝邑知備吉孰大
焉乃弗殺以蹶由歸

掩餘吳公子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
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帥右掩餘帥
左大敗楚及諸侯之師於雞父公子光弑王
僚掩餘乃奔徐史記作蓋餘

燭庸吳公子魯昭公二十七年吳欲因楚喪而
伐之使公子掩餘及燭庸帥師圍潛吳師不
能退公子光遂弑王僚燭庸奔鍾吾後與掩
餘奔楚二人不與闔廬者也

夫既王闔廬之弟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囊
瓦禦之二師陳于柏舉夫既王晨請於闔廬
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
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既王曰所謂
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

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
亂吳師大敗之吳遂入郢夫既王後奔楚爲
堂谿氏

子洩子王夫差臣魯哀公八年帥師伐魯取武
胥門巢王子姑曹展如皆吳王夫差臣哀公十
一年巢將上軍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
于艾陵大敗齊師

太子友夫差子王子地王孫彌庸皆夫差臣魯
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
南方先及郊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
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
將亡國請待之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
子至復戰友與彌庸於姚皆死之

言偃字子游吳人孔子高第在文學之科嘗爲
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聲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子游曰昔者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偃之言是也今

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常熟世傳一名琴川本
弦歌之說故也餘見往蹟門

前漢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曆云
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
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
記正義角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又云今太
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祿里村是史記正義
嚴忌吳人時謂之嚴夫子尊之如此

嚴助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
善助對擢爲中大夫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助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任用
尤親助侍燕從容上問居鄉時助對爲友壻
富人所辱上問所欲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
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
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海南
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其以
春秋對助上書謝復留侍中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

樵賣以給食檐束薪行且讀書其妻羞而去
買臣後至長安會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
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中大夫因言東越
可破之策拜會稽太守擊破東越徵為主爵
都尉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後漢沈豐郡人為郡主簿太守弟五倫母老不
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懷戀垂泣遣豐迎母
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
對母飲酒因醉卧

臯伯通漢賢者居臯橋梁鴻與孟光偕至吳為
人賃舂伯通異之舍之於家

高岱字孔文郡人性聰達輕財貴義所友皆世
偉人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
郡岱將憲避難求救於陶謙岱憔悴泣血水
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
出軍岱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為危悚岱
徑往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
絲篋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虛已

張氏為媚嫉者所中策遽囚之知友時人皆
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惡其取
衆心遂遇害

沈友字子正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
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曰君子
講好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
將以禪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
猶負薪挾火更益其熾歆慚曰自咸靈以來
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善屬

十

蔣宗

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時稱其
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於人孫權以禮聘
之既至極論王霸之略正色立朝清議峻厲
為庸臣所譖權亦疑其不為己用害之年二
十九

陸康字季寧郡人祖父續在獨行傳康漢末為
廬江太守少篤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
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
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有柵子績

仕吳

謝承後漢書

陸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子駿

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

尉子遜仕吳

吳書陸氏世頌

吳陸績字公紀漢末廬江太守康之子容貌雄壯博學多識該覽歷數吳孫權辟為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載石為重姑蘇陸氏之門有巨石號鬱林石世保其居績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

十一

徐璜

渾天圖注易釋太元皆傳於世豫知亡日為辭以訣自謂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勤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罹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卒年三十二長子宏會稽南郡都尉次子敞長水校尉

陸遜字伯言孫權為將軍時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代呂蒙為右部督拒關羽進克公安南郡進封華亭侯進封婁侯遷大都督破劉備走曹休積功拜上大將軍輔太子

董督軍國赤烏中代顧雍為丞相時謂伊尹

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遜實兼之遜弟瑁瑁子喜

遜子抗抗子景遜族子凱徽凱子禕

陸瑁字子璋遜之弟好學篤義與英游割少分

甘收導孤弱攝養至長乃別嘉禾中拜選曹

尚書諫疏端切孫權嘉之子嘉仕晉

陸抗字幼節建衡中為都督諸軍事治樂鄉憂

深慮遠數上疏陳時宜破西陵誅步闡貌無

矜色謙沖如常得將士歡心與晉羊祜推僞

三

扎之好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鳳凰中

拜大司馬荊州牧卒子晏嗣晏及弟景從之

機雲外領抗兵

陸景字士仁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以尚公主

封毗陵侯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為將數有功封嘉興侯孫

休時領豫州牧雖統兵衆手不釋書好太從

從論演其意以筮輒驗孫皓時為左丞相乃

心公家義形於色卒年七十二

陸

從省字敬宗凱之弟天姿聰

從良

才通行潔

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坐和下獄楚毒備

至終無他辭出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

服其恩信交域肅清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元

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書永華

覈表薦

從省

曰

從省

天姿聰

從良

才通行潔

昔歷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附珠之妾

家無文甲犀象之珍後召為西陵督封都亭

侯華覈以為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天工

脩而庶績熙矣

從心

卒于式嗣

陸禕孫皓時為將軍父凱亡入為太子中庶子

右史華覈薦曰禕體質方幹器幹彊固董率

之才過於魯肅在戎果毅臨財有節

晉陸機字士衡祖遜父抗已見前條機長七尺

聲如鍾天才秀逸文章冠世閉門勤學非禮

不動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謂伐吳之

役利在獲二俊遂延譽薦之成都王穎假機

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官人孟玖諧機於穎遇

害葛洪稱機文猶

從之

園積玉無非夜光五

河吐流泉源如一其洪麗妍贍英銳漂逸亦

一代之絕所著文章三百餘篇行於世弟雲

耽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

理與兄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二

陸舉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周浚謂為當

今之顏子補浚儀令後百姓圖形配食縣社

入為中書侍郎為成都王穎所害著文章及

新書三十餘篇

十四

陸耽雲之弟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

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三陸相攜閭朝一旦湮

滅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如此

陸喜字恭仲父瑁喜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其

為自叙略曰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

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

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

從之

四愁而作娛賓九思其書近百篇仕吳吏部

尚書入晉爲散騎常侍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姪曄

陸曄字士光喜弟之子父英高平相少有雅望以清正著稱從兄機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太興初拜侍中與王導等受顧命遺詔錄尚書事謂曄清操公忠歷職顯允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焉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不以凶威變節峻不敢害後求歸鄉里拜墳墓卒謚曰穆子諶散騎常侍弟

玩

三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戲曰僕雖吳人幾爲儻鬼其輕易權貴如此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洪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代王導等爲司空翼亮累世以洪重爲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搢紳皆履其德守薨謚曰康子納

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正厲絕俗歷職恪勤純

固始終不渝自吳興太守召拜尚書將應召
外自宜裝幾船臨發止有被襪而已餘並封
以還官時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納望闕而
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
忠亮卒官開府儀同三司

